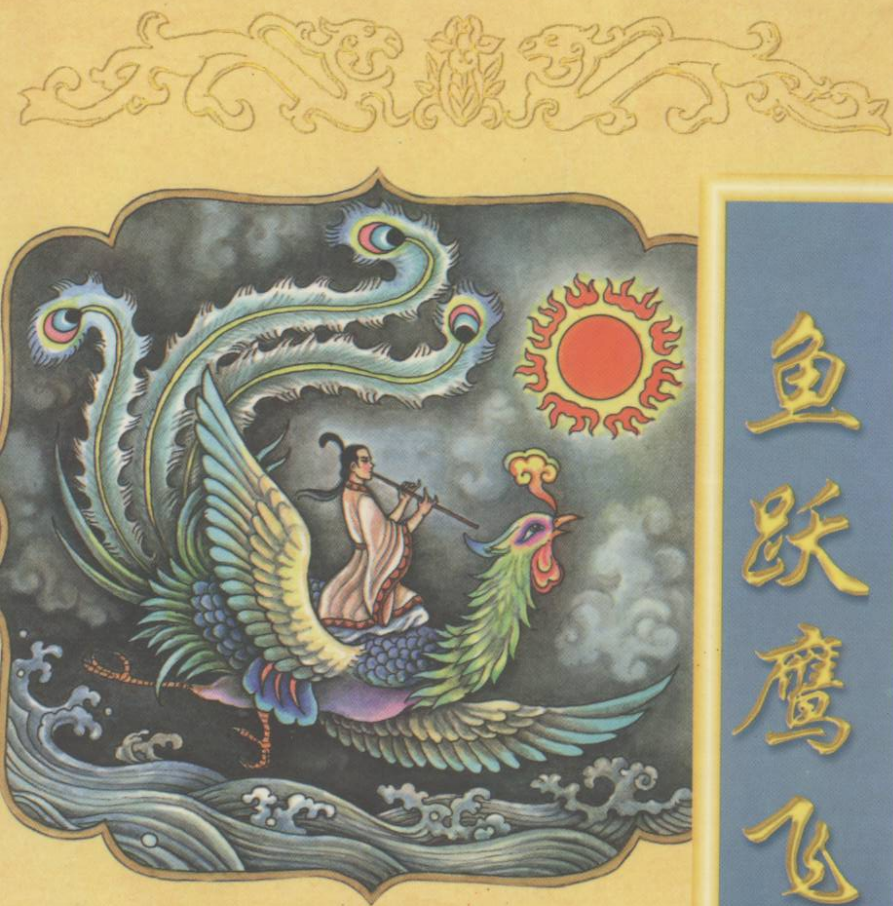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鱼跃鹰飞



美国
萧逸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二十二）

鱼跃鹰飞

「美国」萧逸

鱼跃鹰飞

(美国) 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8.5 印张 2 插页 40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

陕版出图字 25—1998—057

ISBN 7—80605—698—X/I · 603

定价: 27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25000)



萧逸本名萧敬人，原籍山东荷泽，现居美国，著名武侠小说作家，早期从《无忧公主》和《七禽掌》两部书起，即已博得读者的喜爱，三十余年的武侠小说创作，已使他成为声誉海内外的武侠宗师，各类华文报纸争相刊载他的作品，其代表作有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等。另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，再次引起轰动。他的作品构思奇巧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
责任编辑: 邓积仓

封面设计: 永生

电脑制作: 许荣

中国●西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姿多彩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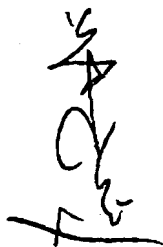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哓哓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玄功歼恶霸 绝艺傲官差

一尾跃波的鲤鱼，揭开了白昼的序幕。

两只水鸟，啁啾着，由眼前低掠过去——

白腾腾的雾气，迎着黎明的晨风，四下里迅速地扩散着。

整个水面在昼光的映衬下，就像是一面平滑光整的大镜子，随着雾气的消散，显现出一片琉璃世界。

从黑夜到天明，是要经过一番蜕变的。日出、日落亦复如此，生与死也脱不开这个窠臼。

放眼天下，万物无不都在求新、求生、求变。

脱下旧袍，换上新袄，那是求新。

痛苦、挣扎，是求生。

斗转星移、寒暑交替，是求变。

只在死才是永恒的，对付那些狡猾的、千方百计意图求生的人，更有一定之规，以不变而应万变，诀窍只有二字——
等待！

他已经在这里等候很久了。

并不显得气馁，更无不安的感觉。

因为他知道他在等待的那个人，就像是即将从地平线上跳出来的那一轮太阳一样，马上就要出现了。

他身上是一袭湖色的旧长衫，却在前胸后背的位置上，绣着一轮血红色的大太阳，渲染出满天的胭脂红色，酷似现实中的情景。

二十七八，或许还要大一点的年岁——也许，限于他久经日晒的那种淡棕的肤色使人很难猜测出他的年岁。

一头长发倒似经过一番刻意的打扮，理成了几臂粗细的一条大发辮，由左肩头前面甩落前胸。这个年头儿，男人是不再兴留这种发式的，只有化外的野蛮子，才会留辮子。

他却绝对不是一个野蛮子！

将近七尺的身材，已足以使他高高在上。这种魁梧的身材，使他面对着任何一个武林人物，都不会显得逊色。然而，遗憾的是他那张郁郁神采的脸——上天虽赐以端正英俊，却失之于过于冷峻严肃！

一张不笑的脸，在任何场合里，都不会受人欢迎的。

盘坐在沙堆上，面对着洞庭的浩渺烟波，他已经不止一次地扬起目光期待水天交际的日出。这份期盼，甚至于超过他所要期待的那个人。长久以来，对于日光的渴望，早已成了他生活的一种习惯，也是不为外人所知的一项秘密！

一点帆影，陡然由左面山凹子里闪出来。凡白色的帆影，在水面上跳动着，很快地认定了一个方向，全速前进。

辮子大汉在那艘小小帆影甫一出现，已经注意到了，锐利的目光细细地眯成一条线——对方那艘快舟，包括伫立在舟头上那个人，都在他的视线之内。

站在船首的那个人，紫色长袍，头戴高冠，背负长剑，杏黄的剑穗子与他飘洒在胸前的一部花白五绺长须迎风飘舞。

似乎在入目之初，紫袍老者已显出他独特的风骨，伫立舟梢，大有君临天下的气势！

小舟很快地来到了近前。

操舟的汉子，双手盘舵，迎过了一道旋转的疾流，已把这艘快船引进了眼前钳形的湾口——小舟自然地就放慢了。

四道目光早已磁石引针般地凝收在一起。

小舟抢波，拢峰！

辫子大汉缓缓地由沙堆上站起来。

紫袍老者抖了一下衣袖，落下了十两重的一锭纹银。

摇舟汉子迟疑了一下，拾在手上。

他的手微微颤抖着：“老爷，这……”

“照我的话去做！”紫袍老者迈步登岸，“如果午时以前我没有回去，你就备棺收尸……去吧！”

摇舟的汉子讷讷地答应着，一只脚涉在浅水里，情不自禁地跪下来，向着老人叩了三个头，遂登舟自去。

“狗才——”紫袍老者目睹着小舟的去向，面现忿容。很显然，他是怀恨于舟子的无知，冲犯了什么忌讳。

辫子大汉到了河边。

紫袍老人转过了身子。

彼此仍然是一言不发。

陡然间，红光大盛，水天之际，跃出了磨盘般大小的那轮红日——

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，辫子大汉淡棕色的面颊上冲现出了一片红光，截然不同于适才的郁郁神采！

剑插在他脚前的沙地上，把子上罩盖着一块红布。显示着他出道以来，一直就不曾改变过的自负豪气。在杀人之前，他总喜欢博得一个彩头——那块搭在剑把子上的红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紫袍老者当然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，无疑是他平生所

遇见过最强大的一个敌人。然而，凭他的杰出武功，以及技压四边的威望，绝不容许他向面前的人示弱！

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生要强惯了，掌中剑最爱斗的就是那种狠厉的狂人；偏偏这个狂人也找上了他，真是干柴碰上了烈火，针尖遇上了麦芒——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“向阳君！”紫袍老者打量着他的对手，“你一路南来，自称遍七省无敌，今天遇见了老夫，我要你血溅五步，黄沙盖顶。不如此，不足以显示我苍海客的盖世神威，哈哈……你死定了！”

狂笑声扬空直上，惊飞起一天沙鸥。

千翅翩跹，万羽缤纷，勾画出此刻动人心魄的绮丽景象！笑声动人心魄，飞鸟乱人视觉。

苍海客的战略一贯如此，的确算得上高明二字！

无以比拟的那种快——就在他身躯前扑的一刹那，肩后长剑匹练般地暴射出一道奇光，雷电般向着辫子大汉袭了过去。

一片黄沙自辫子大汉足下扬起——

飞足、旋身、起剑，三式并成了一招，辫子大汉施展出好身法！

人影交错着擦身而过，一仰一伏，形成了歪斜的一个十字。

在这十字形里，两口剑呼啸着拉开来，一个往南走，一个向北去。

往南走的是辫子大汉。

向北去的是紫袍长须的苍海客。

他只前进了七八步，随即站住不再移动——一股鲜血直由他长袍下端，紧贴着他一双裤腿溢出来！他先是弯下一只腿，继而腰身，最后是全身突地倒了下来！

辫子大汉早已去远了。

一剑出手之后，他已预卜先知，甚至连头也没回，就沿着

浪花轻起的沙岸，一径踏沙涉水而逝。

岳州府，岳阳楼，近午时分。

食堂里聚满了客人，登斯楼，俯视洞庭浩如沧海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来岳州未抵岳阳楼者，诚所谓不解风情也！

客甲姓曹，名文典，衙门里的一个典史。这年头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地方上太平，使这个本来就够清闲的差事，可就更清闲了。

客乙刘吾，人称刘三爷。岳州府三班衙役当差，大班头“铁掌”刘昆是他大哥。刘吾行三，还有个刘刚行二。兄弟三个一堂当差，地方上称之为刘氏三杰。在岳州提起刘家三昆仲，无人不知，也是最最难缠、最叫人头痛的三个人物！

除了曹典史，刘捕快之外，座头上还有三个人——

西门老长兴布号的二东家马乐山，和泰油坊的张老板张快嘴，以及地保赵小川。

这样的五个人凑在了一块儿，那份热闹可就别提了。五张嘴不但忙着吃，更忙着说。

吃的是油盐酱醋，说的可是五湖四海——且慢，今天的行情，可是透着稀罕！

紧张的气氛不单单显示在这张桌子上，整个的岳阳楼楼堂里，看上去也有些古怪，人人谈虎色变，显然是发生了什么大事。

曹文典拧着双眉，叹息道：“这可真是怪事年年有，没有今年多，我曹某人活了这么一把子年岁，这种人、这种事还是第一次听说过。”

刘三爷瞪着眼：“谁听说过？别说是你了，兄弟成天价在刀尖上打滚的人，这种事也他妈的闻所未闻，可是千真万确，就

有这种人！”

地保赵小川吃饱了，用牙签剔牙，也插上一嘴：“这家伙八成儿是属太阳的，要不然怎么能在大太阳下面杀人！”

曹典史道：“像苍海客齐大侠，这么俊的身手，居然也会死在来人的手下，可真有点叫人难以相信！”

刘三爷摸着下巴：“我大哥已验过伤了，回来后一天没说话，也没吃饭！”

老长兴布号的马二东家怔了一下：“大人可是怪罪下来了？”
“岂止怪罪！”刘三爷也斜着眼道，“反正是遇着这种事，干我们这一行的就得倒楣！”

地保赵小川扬着眉毛道：“限期三天？”

刘三爷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：“还能给你一年？三天算是好的了！”

和泰油坊的张老板，因为平生活多，得了张快嘴这个外号。今天倒有些反常，话比谁都少了。

可是他到底忍不住，还是开口了：“老三，这件事我看非比等闲，既然江大人已经交待下来，可就不能再装含糊，你大哥到底是怎么个打算？”

刘吾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没说话。

马乐山插口问道：“大班头现在哪里？”

刘吾道：“一早就到西塘访友去了，说是晌午才回来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看了一下窗外，点着头道，“现在应该回来了。”

“西塘访友？”曹典史怔了一怔，“去找谁？”

“达云寺的静虚老和尚！”刘吾苦笑道：“老和尚与苍海客是多年方外之交。他虽是出家人，可也不能眼看着多年挚友身遭惨死而不予闻问！”

“对！”曹典史忽然脸上现出了笑纹，道：“我还是小孩子的

时候，就知道达云寺住着一个老神仙，听说已有半仙之份，一身功夫出神入化，可就是没见过；如果你大哥真能说动了他，那就好了！”

“难！”刘吾脸上布满了愁云，“那个老和尚已闭关多年，平素信任什么人也不知道，就是达云寺的方丈，如果不得他事先应允，也休想见得着他。我大哥虽是办理衙门公事，也未必能见着他。”

他顿了一下，又接着道：“就算是见着了，老和尚是不是愿意出面，也还难说——无论如何，他总是一个出家人，要出家人去参与江湖凶杀之事，岂非有点强人所难？”

“这也是没法子的事！”曹典史瞪着他的一双小老鼠眼，“他老人家总不能眼看着那个杀人魔王在地方上横行而不闻不问呀！再说，死的那个齐老侠客，与他是多年老友，就冲着这一点他也不能不管！”

“啊——”地保赵小川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“听说湘阴的盛氏双英前天深夜来到了岳州，住在满月楼，据说都带着家伙！”

刘吾登时一惊，喜道：“真的？”

“昨天晚上我去满月楼抄写记事本子，听那里的二掌柜说的。”赵小川晃动着他的小脑袋，“大概错不了！”

刘吾大喜道：“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，你可知道他们两个干什么来的？”

“这可就不清楚了！”赵小川忽然又怔了一下，“听说这老哥儿俩在房里关了一整天，连房门都没有出，盛老二派人找了一个铁匠，叫他连夜打制了一些东西，详细情形我可就不知道了！”

和泰油坊的老板点着头说道：“盛家兄弟的大名，我是久仰了，在湘阴地面上，论武功可是头号的英雄人物，论财势，更是无出其右。自从他们发财以后，听说是已丢下了江湖生涯，怎

么会忽然又拿刀动剑地赶到了岳州，这可是怪稀罕的！”

刘吾笑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兄弟来了，总是一件好消息，如果他们肯出面对付那个怪人，那可是再好不过了。吃完饭，我就拜访他们去。”

刘吾一听盛氏双英来到了岳州，顿时大为振奋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一仰脖子，咕嘟干下了一满杯酒。

张老板又为他斟上了一杯，笑逐颜开地道：“这就好了，要是他们兄弟肯出面，那小子八成是死定了！”

老长兴布号的马二东家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够把那个怪小子除了就好了。”

曹典史吃了一筷子凉粉，忽然问道：“那家伙到底长的什么模样？”

“什么样你还不知？”刘吾形容道，“挺高的个头儿，留着一条大辫子，三十七八岁，听说长相倒是挺不赖，只是专干杀人的绝活儿——最奇怪的是，这家伙穿的那衣裳，也很不一般！”

曹典史道：“怎么个怪法？”

“嘿嘿……”刘吾冷笑着道，“湖青色的长大褂，前心后背上绣着一轮大太阳——你说这是个什么打扮？”

他刚说到这里，忽然像中风似地呆住了，两只眼睛睁得又大又圆，直直地向前面看着。

同桌四人看见他这副模样，不禁相继一怔，俱顺着他的目光向同一方向望去。

这一看，不当紧，四个人都愣住了。

其实，何止是他们这一桌上的人怔住了，所有座头上的客人也都怔住了。

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，楼堂上忽然变得鸦雀无声，一片静寂！